扩散双电层理论和 Zeta 电势

胶体粒子的表面常因解离、吸附、极化、摩擦等原因而带电,分散介质则带反电荷,因此,在相界面上便形成了双电层。胶体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电学性质,并对其稳定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本专题便来讨论胶体的双电层结构,并从中引出一个决定胶体电学性质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—— ς (Zeta)电势。

1. 双电层模型

(1) Helmholtz 模型

1879年,Helmholtz 在研究胶体在电场作用下运动时,最早提出了一个双电层模型。这个模型如同一个平板电容器,认为固体表面带有某种电荷,介质带有另一种电荷,两者平行,且相距很近,就像图 64-1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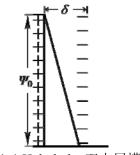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1 Helmholtz 双电层模型

按照这个模型,若固体表面的电势为 ψ_0 ,正、负电荷的间距为 δ ,则双电层中的电势随间

距直线下降,且表面电荷密度 σ 与电势 ψ_0 的关系如下式表示

$$\sigma = \frac{\varepsilon \psi_0}{\delta} \tag{64-1}$$

式中 ε 为介质的介电常数。

显然,这是一个初级双电层模型,它只考虑到带电固体表面对介质中反离子的静电作用,而忽视了反离子的热运动。虽然,它对胶体的早期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,但无法准确地描述胶体在电场作用下的运动。

(2) Gouy(古依)—Chapman (恰普曼)模型

由于 Helmholtz 模型的不足,1910 和 1913 年,Gouy 和 Chapman 先后作出改进,提出了一个扩散双电层模型。这个模型认为,介质中的反离子不仅受固体表面离子的静电吸引力,从而使其整齐地排列在表面附近,而且还要受热运动的影响,使其离开表面,无规则地分散在介质中。这便形成如图 64-2 所示的扩散双电层结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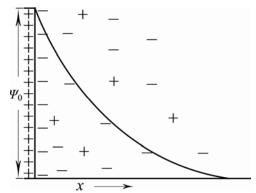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2 Gouy—Chapman 扩散双电层模型

他们还对模型作了定量的处理,提出了如下四点假设:

- ① 假设表面是一个无限大的平面,表面上电荷是均匀分布的。
- ② 扩散层中,正、负离子都可视为按 Boltzmanm 分布的点电荷。
- ③ 介质是通过介电常数影响双电层的,且它的介电常数各处相同。
- ④ 假设分散系统中只有一种对称的电解质,即正、负离子的电荷数均为 z。

于是,若表面电势为 ψ_0 ,相距x处的电势为 ψ ,便可按Boltzmanm分布定律,写出相距x处的正、负离子的数密度为

$$n_{+} = n_0 \exp\left(-\frac{ze\psi}{kT}\right) \tag{64-2}$$

$$n_{-} = n_0 \exp\left(\frac{ze\psi}{kT}\right) \tag{64-3}$$

式中 n_0 为 $\psi=0$ 即距表面无限远处正或负离子的数密度。距表面x处的电荷密度当为

$$\rho = ze(n_{+} - n_{-})$$

$$= zen_{0} \left[exp\left(-\frac{ze\psi}{kT} \right) - exp\left(\frac{ze\psi}{kT} \right) \right]$$

$$= -2zen_{0} \cdot sinh\left(\frac{ze\psi}{kT} \right)$$
(64-4)

式中函数 $\sinh y = \frac{1}{2} (e^y - e^{-y})$,称为双曲正弦函数。

根据静电学中的 Poisson 方程, 电荷密度与电势间应服从如下关系

$$\nabla^2 \psi = -\frac{\rho}{\varepsilon} \tag{64-5}$$

式中 $\nabla^2 = \partial^2/\partial x^2 + \partial^2/\partial y^2 + \partial^2/\partial z^2$ 为 Laplace 算符, ε 为分散介质的介电常数。对于表面

为平面的情况, $\nabla^2 = \partial^2 / \partial x^2$ 因此

$$\frac{\partial^2 \psi}{\partial x^2} = -\frac{\rho}{\varepsilon} = \frac{2zen_0}{\varepsilon} \cdot \sinh\left(\frac{ze\psi}{kT}\right) \tag{64-6}$$

这是一个二阶微分方程,满足如下边界条件: 当x=0时, $\psi=\psi_0$; 当 $x=\infty$ 时, $\psi=0$,且 $\partial \psi/\partial x=0$ 。略去推导的过程,式(64-6)解得结果为

$$\gamma = \gamma_0 e^{-\kappa \alpha} \tag{64-7}$$

其中

$$\gamma = \frac{\exp(ze\psi/2kT) - 1}{\exp(ze\psi/2kT) + 1}, \quad \gamma_0 = \frac{\exp(ze\psi_0/2kT) - 1}{\exp(ze\psi_0/2kT) + 1}$$

$$\kappa = \left(\frac{2z^2 e^2 n_0}{\varepsilon kT}\right)^{\frac{1}{2}} = \left(\frac{2z^2 e^2 Lc}{\varepsilon kT}\right)^{\frac{1}{2}} \tag{64-8}$$

式中 c 为电解质浓度, L 为 Avogadro 常数。 κ 的倒数具有长度的量纲,它是一个重要的物理量,相当于专题 57 的离子氛厚度。

式 (64-7)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简化。例如,在 ψ_0 很小时,由于 $\exp(ze\psi_0/2kT)\approx 1+ze\psi_0/2kT$, $\gamma_0\approx ze\Psi_0/4k$ T。同理,因 $\psi_0>\psi$, $\gamma\approx ze\psi/4kT$ 。故式(64-7)可简化为

$$\psi = \psi_0 \exp(-\kappa x) \tag{64-9}$$

由此可见, κ 的大小决定了电势 ψ 随距离x的衰减快慢。

此外,由电中性条件,可得固体表面的电荷密度 σ 与扩散层中电荷密度 ρ 间的关系为

$$\sigma = -\int_0^\infty \rho \mathrm{d}x \tag{64-10}$$

将式(64-5)代入式(64-10),可得

$$\sigma = \varepsilon \int_0^\infty \left(\frac{\partial^2 \psi}{\partial x^2} \right) dx = \varepsilon \frac{\partial \psi}{\partial x} \Big|_{x=0}^{x=\infty}$$

$$= -\varepsilon \left(\frac{\partial \psi}{\partial x} \right)_{x=0} = \varepsilon \kappa \psi_0$$
(64-11)

这是因为边界条件 $x = \infty$ 时, $\partial \psi / \partial x = 0$ 。又,式(64-9)对 x 求导,可得 $(\partial \psi / \partial x)_{x=0} = -\kappa \psi_0$ 。

现若将式(64-11)与式(64-1)比较,便可知道 κ^{-1} 相当于将扩散双电层等效于平板电容器时的板间距 δ ,故称其为扩散双电层的厚度。由式(64-8)可见, κ 随电解质的浓度c和电荷数z的增大而增大,这就是说,扩散双电层的厚度 κ^{-1} 随c和z的增大而变薄。图 64-3(a)和(b)分别为按式(64-9)画出的不同电解质浓度和电荷数时的 $\psi/\psi_0 \sim x$ 曲线。它们表明了电解质的浓度和电荷数对双电层本性有很敏感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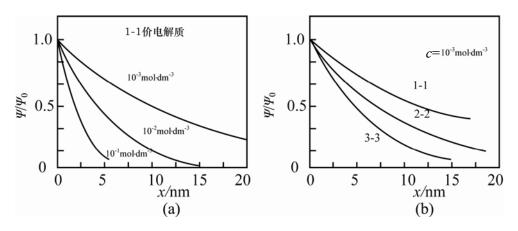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3 离子浓度(a)和电荷数(b)对 $\psi/\psi_0 \sim x$ 曲线的影响

Gouy—Chapman 模型的最主要贡献便是使双电层模型能够定量地描述,它所得到的上述规律对研究胶体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(3) Stern(斯特恩)模型

但是,Gouy—Chapman 模型至少有两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:一是离子并非点电荷,它们有一定的大小;二是邻近表面的离子由于受固体表面的静电作用和 van der Waals 引力,其分布不同于溶液的体相,而是被紧密地吸附在固体表面上。据此,1924 年,Stern 进一步改进了 Gouy—Chapman 扩散双电层模型,使它能够满意地用来描述胶体的电学性质和稳定性。

Stern 认为 Gouy—Chapman 模型中的扩散层应分成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包括吸附在表面的一层离子,形成一个内部紧密的双电层,称为 Stern 层;第二部分才是 Gouy—Chapman 扩散层。就像图 64-4 所示。两层中的离子是相互平衡的。在 Stern 层中,反离子的中心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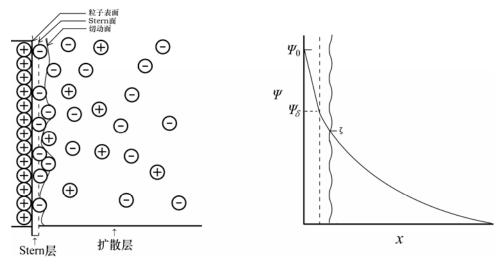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4 Stern 双电层模型

成了一个面,称为 Stern 面,就如图 64-4 中虚线所示,在这个层内,电势的变化如同 Helmholtz 模型,由表面电势 ψ_0 直线下降至 ψ_δ , ψ_δ 称为 Stern 电势。在扩散层内,电势则是由 ψ_δ 下降至零,其变化规律服从 Gouy—Chapman 公式。因此,Stern 双电层模型可视为由 Helmholtz 模型和 Gouy—Chapman 模型组合而成。

按照 Stern 模型,胶体离子在运动时,应该与 Stern 层不可分离,似乎切动面就是 Stern 面。但由于固体表面吸附的离子仍保持着溶剂化(至少在扩散层的一侧),故粒子运动除了与吸附离子一起外,还会带着一薄层溶剂化的液体,因此实际运动的切动面在 Stern 面更右侧一点,就如图 64-4 中的波纹线所示。这个切动面上的电势称为 ς (Zeta)电势或动电势。它与 Stern 电势 ψ_{δ} 非常接近,甚至数值上可以近似地视为等同。

 ς 电势是胶体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,因为胶体的稳定是与粒子间的静电排斥力密切相关的。 ς 电势的降低会使静电排斥力减小,致使粒子间的 van der Waals 吸引力占优,从而引起胶体的聚沉和破坏。故研究 ς 电势的变化规律是十分重要的。

上面已述,Stern 层与扩散层内的离子处在平衡之中,若分散介质中电解质的浓度和电荷数增大时,不仅扩散层的厚度会变薄,而且会有更多的反离子进入 Stern 层,从而使 ψ_{δ} 和 $_{\mathcal{S}}$ 电势降低。如果外加电解质中含有高价或表面活性的反离子,那末,它们进入 Stern 层后,甚至有可能使 ψ_{δ} 和 $_{\mathcal{S}}$ 电势变成负号,就如图 64-5(a)所示。同理,若进入 Stern 层的是同号表面活性离子,那末,就如图 64-5(b)所示, ψ_{δ} 和 $_{\mathcal{S}}$ 电势不仅与表面电势 ψ_{0} 同号,而且大于 ψ_{0} 。这些现象是前面两个双电层模型所无法解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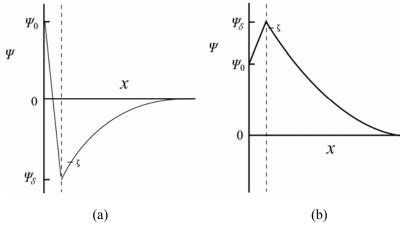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5 Stern 层有异号(a)或同号(b)表面活性离子进入后的 ψ_s 和 ς 电势

(4) Grahame (格拉哈姆)模型

1947年,D C Grahame 进一步改进了 Stern 模型,他将 Stern 层细分成两层。对于带负电荷的固体表面,他认为首先化学吸附不水化的负离子⊖和在固体表面定向排列的水分子⊖,形成一个以内 Helmholtz 平面(IHP)表示的内层,紧接着吸附水化的正离子,形成以外 Helmholtz 平面(OHP)表示的外层。在外层的外面才是 Gouy-Chapman 扩散层,就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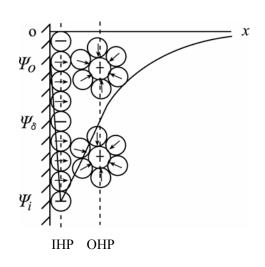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4-6 Grahame 模型示意

64-6 示意。在这个双电层模型中,所有活性吸附离子都在 IHP 上。在 IHP 内和 IHP 与 OHP 之间电势随 x 的变化都是线形的。图中画出了电势随表面距离的变化曲线,其中 Ψ_{δ} 即 Stern 电势。

目前,普遍认同 Stern 模型和 Grahame 模型是较正确的双电层模型。

2. 电动现象与 ς 电势的测定

鉴于 ς 电势是切动面上的电势,故设法使胶体离子与分散介质作相对运动,便能测定这个电势值。所谓电动现象就是指这种相对运动与电学性质间的关系。电动现象主要有下列四种:

(1) 电泳

在外电场的作用下,胶体粒子向着与自己的电荷相反的电极方向迁移,而与分散介质作相对运动,这种现象称为电泳。

(2) 电渗

在外电场的作用下,分散介质向着与自己的电荷相反的电极方向迁移,而分散相,诸如, 沉积的固体颗粒、毛细管等固定不动,这种现象称为电渗。

(3) 流动电势

在外力的作用下,使分散介质沿着分散相颗粒表面流动所产生的电势称为流动电势。这种现象正好与电渗相反。

(4) 沉降电势

在重力或离心力的作用下,使带电的颗粒相对于分散介质沉降所产生的电势称为沉降电势。这种现象是电泳的逆过程。

上述四种电动现象都可用来测定 ς 电势,但实用上,电泳用得最多,它已广泛地用于医学、环保、化工、生化等领域。下面,仅对电泳测定 ς 电势作概要的介绍:

倘若胶体粒子带有的电量为q,在电场强度为E的外电场中迁移,则其所受的静电作用力为qE。当粒子在分散介质中运动时,它还要受摩擦力的作用。摩擦力的大小正比于粒子的运动速度v,摩擦力的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,即摩擦力为-fv,其中f为阻力系数。对于球形粒子,按照 Stokes 定律

$$f = 6\pi\eta r$$

式中r为粒子半径, η 为介质粘度。故摩擦力为 $-6\pi\eta r v$ 。当粒子在介质中匀速迁移时,应

满足下式

$$qE = 6\pi\eta r \upsilon \tag{64-12}$$

又,根据静电学,对于球形粒子,可以近似认为切动面上的电量 q 与扩散层中的电量 -q 构成一个同心圆球电容器,g 就是这个电容器的电势,因此,

$$\varsigma = \frac{q}{4\pi\varepsilon r} - \frac{q}{4\pi\varepsilon (r + \kappa^{-1})} = \frac{q}{4\pi\varepsilon r (1 + \kappa r)}$$
 (64-13)

式中 ε 为介质的介电常数。 κ^{-1} 为扩散层的厚度。

当粒子半径与扩散层厚度之比 κr <<1 时,式(64-13)可表示为

$$\varsigma = \frac{q}{4\pi\varepsilon r} \tag{64-14}$$

将它代入式(64-12), 可得

$$u = \frac{\upsilon}{E} = \frac{\varepsilon \zeta}{1.5n} \tag{64-15}$$

式(64-15)称为 Hückel 公式。式中u 是粒子电泳的电迁移率。式(64-15)可用来测定和计算 $\kappa r < 0.1$ 的球形粒子的 ς 电势。

但是,随着 κr 的增大,式(64-15)不再适用。Henry 将外电场与粒子的双电层电场作简单的迭加,从而导出了一个复杂的公式,它相当于乘上一个校正系数 $f(\kappa r)$,使式(64-15)变为

$$u = \frac{\varepsilon \zeta}{1.5\eta} f(\kappa r) \tag{64-16}$$

其中 $f(\kappa r)$ 是 κr 的函数,它们间的关系如表 64-1 所示。

由表 64-1 可见,当 κr 很小时, $f(\kappa r) \to 1$,此时,式(64-16)退变为式(64-15)。而当 κr 很大时, $f(\kappa r) \to 1.5$,此时,式(64-16)变为

$$u = \frac{\varepsilon \zeta}{\eta} \tag{64-17}$$

这个公式是由 Smoluchowski 首先导得,故称 Smoluchowski 公式。一般情况下, $f(\kappa r)$ 则介

表 64-1 校正系数 $f(\kappa r)$ 与 κr 的关系

Кr	$f(\kappa r)$	ĸr	$f(\kappa r)$
0	1.000	5	1.160
1	1.027	10	1.239
2	1.066	25	1.370
3	1.101	100	1.460
4	1.133	∞	1.500

于1–1.5之间。但应指出,除了上述两个极端情况外,式(64–16)和表 64–1 数据只适用于1–1 价电解质溶液内不导电的球形胶体粒子,且g电势不大于 25mV。对于更为一般的情况,还应考虑带电颗粒在电场中运动时,因与离子氛的对称性遭到破坏,所产生的额外的组织效应和松弛效应。

参考资料

- [1]. Shaw D J. Introduction to Colloid & Surface Chemistry. 4th ed. Oxford: Butterworth, 1992
- [2]. 周祖康,顾惕人,马季铭. 胶体化学基础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7
- [3]. 陈忠淇,戴闽光 胶体化学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1984
- [4]. 郑忠,李宁. 分子力与胶体的稳定和聚沉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5
- [5]. 郑树亮,黑恩成. 应用胶体化学. 上海: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, 1996